



中国大政治家全传

康熙全传

主编

刘华明

郑长兴

印刷工业出版社

康熙全傳

目 录

第一章 少年天子	(1)
一、降临人世	(1)
二、少年登基	(10)
第二章 智擒鳌拜	(15)
一、四大辅臣	(15)
二、圈地运动	(23)
三、布库游戏	(32)
第三章 圣人之治	(41)
一、刻苦自学	(41)
二、历法之争	(50)
三、御门听政	(56)
第四章 三藩之乱	(64)
一、三藩由来	(64)
二、三藩反叛	(70)
三、吴丹其人	(94)
第五章 诗文翰香	(108)
一、博学宏词	(108)
二、开南书房	(118)
第六章 收复台湾	(128)

一、混水摸鱼	(128)
二、全力进攻	(143)
三、开放海禁	(153)
第七章 北疆拒敌	(160)
一、沙俄入侵	(160)
二、收复失地	(168)
三、尼布楚约	(183)
第八章 朔漠远征	(191)
一、噶尔丹叛	(191)
二、三次亲征	(201)
三、善后事宜	(224)
第九章 南巡治河	(240)
一、靳辅治黄	(240)
二、后继有人	(264)
第十章 察吏安民	(276)
一、安静为本	(276)
二、官员考察	(283)
三、农业为本	(296)
第十一章 皇位纷争	(307)
一、多子多福	(307)
二、立储风波	(314)
三、诸子争位	(326)

第一章 少年天子

一、降临人世

康熙是清朝定都北京后的第二个皇帝，姓爱新觉罗，名玄烨。

顺治十一年(1654年)的初春，本应是充满生机的季节，却因连年战火，仍是一派肃杀之气。自元旦过后，传入宫廷的消息更难令顺治帝兴奋。南明定西侯张名振，兵部侍郎张煌言率师自长江口溯江而上，入京口、登宝山、望江宁(今南京)，遥祭明孝陵；在西南，永历政权正谋发兵数十万东出，以收复失地。顺治帝深感各处清军已疲于奔命，往来调动，难以应付新出现的逆转形势。这一年真是吉凶难料啊。

这一年三月十八日(1654年5月4日)上午，紫禁城内景仁宫，宫女频繁出入，脚步匆忙。庶妃佟氏十月怀胎，就要分娩了。随着一声婴儿嘹亮的哭声，宣告顺治帝又有一个皇儿来到人间。

玄烨的母亲佟妃，系辽东汉人佟养真的孙女。佟养真先居开原，后迁抚顺。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兴师抗明，攻克抚顺，养真“挈家并族属来归”，后奉命驻守镇江城(今辽宁丹东市东北)。因遭明军偷袭，佟养真与长子丰年并从者六十人皆遇难，堪称清代开国功臣。养真从弟养性，因经商常往后金(清)，遂“密输诚款”，被明发觉，逃往后金，努尔哈赤予以特殊奖励，“赐宗女为婿，号曰施吾里额驸，授二等副将世职”。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清太宗皇太极选拔汉人少壮者组成汉军一旗，装备新造红衣大炮，任命佟养性为昂邦章京，总理汉人军民一切事务。从

此，佟氏家族成了八旗汉军的骨干和中坚。佟氏的父亲佟图赖（养真次子，原名佟盛年），隶汉军正蓝旗，历任正蓝、镶白等旗固山额真、礼部侍郎等职，在太宗、世祖两朝屡立战功，晋爵至世袭三等子。按清廷祖宗之法，“后妃之选，例不得及汉人”。因此，太祖、太宗后妃之中，除了满人，便是蒙古人。尤其太宗时期，蒙古后妃竟多达七人。直到顺治年间，为了取得蒙古各部对清朝的支持，顺治皇后仍一再从科尔沁部选娶，坚持不从汉人中选妃的旧制。据说顺治之母孝庄皇太后曾谕令：“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并将此旨悬挂于紫禁城北门（神武门）之内。但是，八旗汉军非一般汉人可比，原虽汉人，既经入旗，便是旗人，且妇女皆不缠足。因此，顺治朝为缓和满汉民族矛盾，便开始注意提高汉军地位，并在汉军中选妃。大约于顺治九年或十年初，佟氏被选入宫中，为顺治皇帝之妃。佟氏入宫后，并不特别得宠于顺治帝，但却受到孝庄皇太后的疼爱。

儿子顺利地降临人世，佟妃如释重负。景仁宫中的一切都显得是那么的温馨和顺，这位 15 岁的小额娘初次品尝到了做母亲的甜蜜。佟氏家族也因此在未来漫长的岁月中品尝到了贵戚的权位。

然而，佟妃品尝为人母的喜悦没有几天，她的儿子便在响亮的哭声中被保姆抱出了景仁宫，移往其他的地方抚养。这倒并不是因为佟妃不受顺治帝的宠爱所致。有人说这是清宫的规定：亲生母子不许同居一宫！就这位出生未久又没有命名的小皇子当时所处的特殊情况看也许另有原因。

就在小玄烨出生前后的连续 3 年，京城正流行着一种令满族人心惊胆战的传染病——天花，吓得王公亲贵人人自危，扰得皇宫中人心惶惶。正是因为这一点，出生不久的小玄烨也算是被关照，很快便被送出紫禁城避痘。

还在东北地区时，满族中就已经有人传染过这种疾病。但毕竟东北气候较为寒冷干燥，天花不易流行，没有对人的生命构成很

大的威胁。进入中原后,由于对气候水土的不适应,在满族中,天花的发病率很高,许多婴幼儿因此死亡。尽管在汉人中早已有鼻吸疫苗免疫的办法,但因当时满汉之间尖锐的民族矛盾,满人对汉人非常不信任,故而并未采取免疫措施。当顺治二年在“京城出痘者众”的情况下,采取了消极措施,把京城内出痘的汉人强行驱赶,迁往城南40里进行隔离。顺治五年,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又突然下令:凡八旗投充汉人不令迁移外,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全部迁往城南居住。原来住房产业,折卖各从其便。从此,京城出现汉城和满城之分,并严禁满汉往来。顺治十年十月,天花又一次大规模流行,满洲王公贵族更加惧怕。16岁的顺治帝因为没有出过痘,连当时被抗清将领李定国杀死的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的丧礼都没敢参加。在十几年中,顺治帝几次避痘塞外和南海子。小玄烨出宫避痘的详情已不得而知。在他68岁时,追忆往事,曾感慨对臣下们回忆说:“钦惟祫祖章皇帝(指顺治帝),因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拖欠之处。”这种感慨的确是出于挚诚。因为当他8岁登上帝位时,他的父皇顺治帝已英年早逝。又过两年,年仅24岁的生母佟妃也因病去世。对他来说,10岁前便失去了双亲,对他的成长和心理不能不产生重大影响。

当小玄烨被抱出宫后,在他身边的主要是两个保姆。一个是正白旗汉军包衣曹玺的妻子孙氏;另一个是瓜尔佳氏。每日里精心照料,寒暖在心。花开花落,春去春又来,小玄烨一天天地长大了。然而这个未经出痘、躲藏在宫外的小皇子并未能躲过“痘神娘娘”的垂顾。可能就在他两到三岁时,他还是染上了天花。令人惊异的是,他竟奇迹般地战胜了死神的纠缠。当稚嫩的小脸上星星点点的痘疹溃破、结疤脱落之后,只给他留下终身不能消除的一个个浅花麻点。后来历史证明,正是这一次大难不死,使 he 有了对天花终身免疫的能力,也才使他有机缘登上皇帝的宝座。

在“潜邸”狭小的庭院内,小玄烨最初能接触到的人,除了保姆

外,就是一些宫女和太监;看到的除了院中的几株老枯树便是四壁紫红色的宫墙。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模样。他稍稍懂事之后,也许才知道正是因为皇子的高贵身份,才使周围的人对自己关怀倍至、耐心恭敬。但他并不能随心所欲。因为在5岁以后,他每天都有课程,要规规矩矩地识字。不仅要跟一个叫苏麻喇姑的宫女学习弯弯曲曲的满文,还要跟张太监和林太监学习方方正正的汉文。从他们的讲述中,他才知道自己是“满洲人”,此外还有“汉人”、“蒙古人”。知道自己住的地方和父皇发号施令的紫禁城曾经是明朝的首都,而自己的祖先创立的大清朝,凭借英勇的骑射从很远的东北到此,打败汉人,将它据为己有。每一天仍有许多消息从南方传到父皇那里,在大清朝遥远的南方,争夺江山的战争仍在激烈地进行。

从有限的文献资料中证实,这个新生儿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值得人们对他另眼相看。他是一个皇子,但只是顺治帝与那位他并不怎么爱恋的佟妃一夜温馨的副产品。正因如此,在他降生后,顺治帝仍然忙于那些令他心烦的政务。三月十八日对于顺治帝来说很快便失去了它的特殊意义,他并没有给佟氏母子以更多的关照和垂顾,以致于在这个皇儿降生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直到这个孩子8岁时,由于顺治帝已自知难以挣脱死神之手,决定由这个皇儿来治理大清朝的江山,才由宫廷内的一番商量,匆忙地给他起了个名字:爱新觉罗·玄烨。从那时起,他的存在才从很少被人注意到被全中国人所关注;他的生命才像他的名字所寓意的那样逐渐散射出熠熠光辉。康熙年纪虽小,但五官端正,双目有神,口齿清晰,举止端庄,祖母认为孺子可教,特令自己的侍女苏麻喇姑协助照看这位孙儿。苏麻喇姑非一般侍女可比。满语苏麻喇(Sumala),意思是半大的口袋,表示她是一位聪明好学有知识的姑娘。史载:苏麻喇姑“性巧黠,国初衣冠饰样,皆其手制”,康熙幼年“赖其训迪,手教国书”。

一说起祖母二字,人们总是容易在脑海中幻化出一个步履蹒

珊，老态龙钟的老妇人的形象。其实小玄烨出世那一年，他的祖母才刚刚 42 岁。数十年的宫廷生活，锦衣玉食，加上善于调养，这个虽已步入中年的当今皇帝的母亲仍是风度翩翩，姿色犹存。

小玄烨的祖母，姓博尔济吉特氏，是蒙古人。生于明朝万历四十一年(1613 年)二月初八。她的父亲寨桑是蒙古科尔沁部的贝勒。当满族崛起东北大地，盛势日盛一日的努尔哈赤时代，科尔沁部便即输诚降顺。顺治帝父亲皇太极执政后，继续了努尔哈赤的联络，结好蒙古诸部的政策，歃血誓盟，联姻结亲。他本已娶了寨桑的妹妹哲哲为嫡福晋老婆，即位后册封为皇后。就在他即位的前一年(1625 年)，这位 34 岁的大贝勒又迎娶了寨桑的次女当时只有 13 岁的布木布泰。她就是小玄烨的祖母。这位天苍苍，野茫茫，到处鲜花，满目青苍的科尔沁大草原上的女儿，立即以其美丽、天真、聪慧又不乏豁达的容貌和性格，很快赢得了皇太极的宠爱。九年后，她的姐姐海兰珠也嫁给皇太极。从此，一姓姑侄三人同事一夫，这在历史上也是一种怪事。崇德元年(1636 年)，在姑姑被册封为皇后的同时，布木布泰被册封为永福宫左妃。她在先后为皇太极生下三个女儿之后，崇德三年(1638 年)，生下了皇九子福临，5 年后，52 岁的皇帝丈夫去世，6 岁的儿子福临即位，是为顺治帝，母以子贵，庄妃被尊为圣母皇太后。那一年她年仅 30 岁。第二年(1644 年)清军攻入山海关，年末，她随儿子由盛京迁居北京，进入紫禁城。

祖母经常亲自教导孙儿。据康熙后来回忆说：“朕自幼龄学步能言时，即奉圣母慈训，凡饮食、动履、言语、皆有矩度。虽平居独处，亦教以罔敢越轶，少不然即加督过，赖是以克有成”。皇太后按照帝王的标准严格训练孙儿。如“俨然端座”一项，是皇帝举止修养最基本的功夫。为了养成这种习惯，皇太后时刻告诫他：“凡人行坐卧，不可回顾斜视”，“此等处不但关于德容，亦且有犯忌讳”。所以玄烨自幼年登基，直至日后与诸臣议事，与讲官论证经史，与亲属闲话家常，“率皆俨然端坐”。用他自己的话说，“此乃朕

躬自幼习成，素日涵养之所致”。

由于皇太后“望孙成龙”心切，竟使幼小的玄烨承受力不能及的学习负担，以致玄烨一度体弱多病，必须针灸治疗。后来他最怕针灸，形成条件反射，每闻艾味即感头痛。不过，这种认真、严格的教育是很有成效的。康熙“自幼好读书”，“自幼嗜书法”，“自幼留心典籍”，“自幼喜观稼穡”，“自幼不喜饮酒”，“自幼未曾登墙”，以及“自幼习射”而不看无聊书籍等。这些优良的习惯的养成，均非一日之功。法国传教士白晋给康熙以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有极高的天赋、过人的才能和诸多美德。其中特别指出：“他的嗜好和兴趣高雅不俗，都很适合帝王的身份”。这些嗜好和兴趣，都是自幼养成的。康熙成年之后，深有体会地说：“教子必自幼严饬之始善”。

严格的训练和教育，使康熙在道德修养、学识水平上都不断地有所提高。史称康熙读书十行俱下，略不遗忘。他自五龄后，好学不倦，夜里读书，每至夜半。凡是帝王政治，圣贤之言，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要旨，无不融会贯通，洞彻原委。于是，自幼便养成了好读书，习书法，留心典籍，喜观农情，不喜饮酒，爱好骑射等良风美俗。康熙成年之后，曾深有体会地说：教育子女必须从幼年抓起，要求严格，才能收到预期效果。

虽说到紫禁城外居住是为了避痘，但早已躲过痘神娘娘魔掌的小玄烨可能一直到顺治帝临终时才最后迁入清宫。不过在那8年中，他当然也会经常随保姆、太监等进宫，去给父皇、皇额娘（皇后）和额娘（生母佟氏）请安。当他看到禁城的肃穆，看到一班班朝服翎顶的大臣对父皇顶礼膜拜，一队队威武的侍卫和太监对父皇唯唯诺诺，他才知道皇帝的尊贵崇高、权威无限。他6岁时，在一次入宫给父皇问安时，顺治帝随口问及身边的几个儿子将来的志向时，当时只有3岁的五皇子常宁都还不能理解父皇的问题；小玄烨的哥哥福全回答说：“愿为贤王”；而小玄烨却仰起满是麻点儿的小脸，应声回话说：“愿效法父皇。”此语一出，不禁使顺治帝大为惊

异。当然这种回答是出自每个小皇子身边施教者的授意，还是小皇子们天真随意的应对，已很难猜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当时顺治帝正春秋鼎盛，才仅有 20 余岁，将来嘱意哪个儿子继承帝位，还未曾打算。小玄烨的回答自然不会是对父皇意向的揣度。

多情的顺治帝因宫庭的重重斗争而心灰意懒，到最后发展成在宫中向佛。

顺治十八年(1661 年)正月初七日凌晨，清朝定都北京后的第一位皇帝、年仅二十四岁的顺治帝福临因患天花逝世于养心殿。遗诏指定八岁的皇三子爱新觉罗·玄烨为皇太子。

据史书的记载，顺治帝思考后事的安排可能是从正月初二日开始的。因为那一天早晨，当学士王熙到养心殿问安时，顺治帝把他留在身边，直到晚上才出宫。谈了些什么已不得而知。然而，第二天，他又主动召见王熙，并让他靠近自己的床边说话。王熙在日记中记到：“是日，奉天语面谕者关系重大，并前此屡有面奏，及奉谕询问密封奏折，俱不敢载。”王熙在自己的日记中都不敢把这些“关系重大”的内容记下来，可见君臣之间所谈论的内容除了继承人和其他重大人事安排，就是对自己政务得失的反思和对后事的担忧等。

病榻上的几天，也许是顺治帝一生考虑问题最多的几天。尽管他已厌弃无聊的后宫、繁杂的政务，但他不敢拿祖宗浴血奋斗打下的江山开玩笑。执政 17 年来，无论是叔王多尔袞摄政，还是自己亲政，凡有闲暇，他便读书写字，已养成很高水平的文化素养。他在史书中得知，在绵延几千年的各代王朝史上，为争夺皇位的惨杀和流血，既不讲什么君臣大义，也不顾什么骨肉亲情。宫廷和皇位上下早已浸透了斑斑血迹。从自己的父亲皇太极即位和自己被推上宝座也都莫不如此。现在他惟一能做的，就是慎重地、妥善地利用自己的权力做最后一次安排。至于自己死后如何，他当然不愿往坏处去想。

初六的半夜，顺治帝感到自己不行了，急忙将学士麻勒吉、王

熙召至养心殿，对他们说：“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即就榻前书写。”王熙泪如雨下，话都说不成句。顺治帝又说：“朕平日待尔如何优渥，训尔如何详切，今事已至此，皆有定数。群臣遇合，缘尽则离，尔不必如此悲痛。此何时，尚可迁延从事，致误大事？”王熙垂泪从命，在床前匆匆写下遗诏的第一段。此时顺治帝已疲惫不堪，由于看去于心不忍，王熙便请求顺治帝照以前所谈，等把诏书全部拟就再行进呈。顺治帝只得点头同意。二人赶紧到乾清门西朝房内起草了皇帝的遗诏。随后三次进呈，三次改动，直到第二天红日西坠才算最后定稿。几个小时后，顺治帝去世。

正是在这个长达千余字的遗诏中，皇三子第一次有了一个汉文名字：玄烨，并被指定为皇位继承人。然而这却并不是顺治帝的本意。

清朝初年，还没有像前些的中原王相那样建立一种稳定的立储制度：嫡长子继承制度。因此，顺治帝最初考虑的人选并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自己的弟弟。也许他以为只有年龄较大一点儿的人成为君主，才能应付得了复杂繁忙的政务。即便如此，仍遭到皇太后和一些亲王的反对，他们建议顺治帝还是在诸位皇子中选择。这种选择既可保证宗室王公及八旗各自地位的稳定和利益的不变，也符合入关后汉族传统中皇位正统一脉相传的作法，易于被更多的人接受。顺治帝仍是不太心甘情愿。这时他忽然想到了一位可以信任的人，便急忙派人去征询意见，以便一言以定。这个人竟是一个德国传教士，他叫汤若望。

汤若望在明朝天启二年（1622年）来华。次年到北京，以其精通天文受到明朝重臣的礼遇和赏识，编写了一些天文和历法的著作。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清军进入北京，明朝已成为过去，他怀着模棱两可的心情，等待着未来命运的安排。出其意料之外，清政府一纸禁止八旗兵弁随便进入天主堂骚扰的上谕贴在了他的住处，使他躲过了中国改朝换代的战乱。两个月后，当他把按西法修

成的“时宪历”交给多尔衮后，很快便受到新王朝的信任和尊重。第二年年底他再进呈《西洋新法历书》后，为表彰他的功劳，清政府给他一个太常寺少卿的官衔。这样，他便由原来历局聘请的专家，成为朝廷的官员，并首次由西洋传教士掌管钦天监。

顺治帝亲政后，顺治八年（1651年）八月，顺治帝诰封他为通议大夫，还封他的父亲、祖父为通奉大夫，其母和祖母为二品夫人。在寄往德国的邮件中，多出了一大卷绢织的诰命文书。他也升为太常寺卿。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又赐给他“通玄教师”的称号。三年后，顺治帝亲笔书写了一块“通微佳境”的匾额，挂在宣武门内教堂中；另撰写碑文一篇，说他“事神尽虔，事君尽职”，让传教士都以他为榜样，刻文立碑于堂前。在顺治十三、十四两年间，顺治帝到汤若望住处访问达24次，汤若望也经常到宫中拜见皇帝。顺治帝举凡政事、治理方法等都与他讨论，几年中汤若望上呈的奏疏、禀帖等有三百多件。据说在此以前，汤若望曾给顺治帝的皇后治好过病，皇太后深表感谢，认他为“义父”。所以，顺治帝总是称汤若望为“玛法”（满语，意为爷爷）。两人关系密切“有如家人父子”。

基于这些考虑，顺治帝临终前想到了要征询汤的意见。

顺治帝当时已有8个儿子，长子和四子已夭折。剩下的6个儿子是：9岁的二儿子福全，8岁的三儿子玄烨、5岁的五儿子常宁、3岁的六儿子奇授、两岁的七儿子隆禧和八儿子永干。有人说皇太后原本指望继承人能仍出于自己的蒙古博尔济吉特氏，因此不仅连续给顺治帝册封了两位这个家族的皇后，另外还有四个姓博尔济吉特氏的女子被册为妃子。不过，值得深思的却是，不仅两个皇后不为顺治帝所喜爱，连遭挫折，且六位女子都没有为顺治帝生下一男半女。那么，皇太后如果确有这种打算，现在也是全部落空了。皇帝既然没有嫡子（皇后所生之子），就只能在庶出诸子中选择。常宁以下不是咿呀学语，便还在襁褓之中，只有福全和玄烨两个尚堪择取。玄烨聪明好学，早为皇太后所垂爱，福全虽年长一

岁,但却有一只眼睛失明。因此皇太后选择了玄烨。

“这样,皇帝最后受到汤若望的劝促,舍去一位年龄较长的皇子,而封一位庶出的、还不到七岁(应为八岁)的皇子为帝位之承继者。当时为促成这样一个决断所提出的理由,是因为这位年龄较幼的太子,在髫龄时已出过天花,不会再受到这种病症的伤害,而那位年龄较长的皇子,却尚未曾出过天花,时时都得小心着这种可怖的病症。”

“玛法”的意见值得重视,“玛法”的理由更使顺治帝折服。自己即将被天花夺去生命,还有什么能比这个理由更能打动他呢?就这样清朝入关后最高权力的第一次移交,竟是因一位皇帝死于天花,一个不会再得天花的、本不受父皇关注的皇子立即身价百倍。小玄烨脸上的麻点顷刻间竟成了他得为帝王的资本。

二、少年登基

康熙毕竟年纪太小,因此有人主张让皇太后亲政,但她断然拒绝。

宫廷内一日之间发生了巨变。满眼的玄素更使严冬的寒冷浸入骨髓。各怀心腹事的王公亲贵和有关朝臣已数日未曾合眼,早已把元旦大节的心情丢到九霄云外。民间因有不许点灯泼水的禁令,也感到这个节日异同寻常,不敢欢歌饮宴。入夜的北京城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即使白天,因城门尽行关闭,无数执行戒严的兵卒往来巡视,街道上几无行人。空旷寂寂。全城在宁静中暗暗透出令人惶骇的肃杀之气。

初八日,假期已过,各衙门开印。文武百官身着朝服陆续来到宫门。然而当大学士和礼部等官员被放进去后,宫门立即被轰然关闭。在一片惊愕之余,百官面面相觑,只好各自走开。直到当日傍晚,才有通知令百官各带朝服入宫,然后到户部领取服丧所用布匹。在太和殿外,各官交头接耳,才知道发生的一切。更鼓响过二

声，“宣遗诏，凄风飒飒，云阴密布，气极幽惨，不自知其呜咽失声矣。”接着只听又有大臣高声告之百官不许归家，等候新皇帝登极典礼。午门外风寒刺骨，黑暗中群臣瑟缩一团。

太阳终于升起来了。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九日（1661年2月7日），风和日丽，玄烨的登极典礼马上就要举行。这是历史上又一令人悲喜交加的日子。

在派遣的一系列官员进行完祭告天地、太庙、社稷的仪式结束后，小玄烨身着白色丧服来到顺治帝灵前行礼，谨承受命，然后改换礼服，分别向祖母太皇太后和两宫皇太后（顺治帝皇后，生母佟氏时已尊为皇太后）行礼。接着升中和殿受执事官朝拜，再升太和殿宝座。大殿两侧丹陛，太和门内东西两侧，陈列中和韶乐、丹陛大乐，因在丧期，只鸣钟鼓而不奏乐。各种仪仗旗帜鲜艳整齐。执事官宣读即位诏书，以明年为康熙元年，大赦天下。尊祖母为太皇太后，生母为皇太后。定顺治帝谥号为章皇帝，庙号世祖。脱下丧服又换上朝服的文武百官上了贺表，随即向新皇帝三呼万岁，行三跪九叩礼。全部礼仪举行结束。全体官员又全部改换丧服，在天安门外金水桥下听颁哀诏。至此折腾一天一夜，忍饥受冻的全体官员才算演完了这出悲喜剧。小玄烨也正式成为统治中国长达61年的康熙皇帝。

在此过程中，官员们对小玄烨即位的反映是平淡的，甚至觉得有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落地的轻松。然而在这众多的官员队伍中，有四个人的心情却一直忐忑难安，震惊、忧虑、惊喜、兴奋一时难以分辨。这就是四位辅政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

顺治帝在临终指定皇太子时，还亲自从直属皇帝的上三旗中选任四名亲信大臣，令其辅助幼帝，佐理政务。遗诏宣称：“特命内大臣索尼（正黄）、苏克萨哈（正白）、遏必隆（镶黄）、鳌拜（镶黄）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荃，保翊冲主，佐理政务，布告中外，咸使闻知”。顺治帝这一决策，是与其母太后博尔济吉特氏经过斟酌、选择，并在母后亲自主持下实现的。它标志

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体制的形成。从现在至康熙八年(1696年)五月,捉拿鳌拜,废除辅臣,凡八年零五个月,史称“辅政时期”。

那么,四位辅政大臣怎么会有此独特待遇呢?

索尼,姓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他的父亲和叔叔在努尔哈赤时,都是非常被信重的文人。皇太极执政,索尼因久在戎行,出生入死,屡立战功,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战将。皇太极死后,两黄旗大臣坚决主张立顺治帝接位,索尼与其他五人盟誓于盛京三官庙,坚决辅佐幼主。入关后,畏于多尔袞的权威,盟誓之人多依附多尔袞,索尼却坚决自矢,不肯投靠,被罢官抄家,遣放回盛京,那时他已48岁。三年后,顺治帝亲政,蒙特召回京,晋封一等伯爵,为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到出任辅政时,他已60岁,成为历事四朝的老臣。

资望不如索尼的苏克萨哈,姓纳喇氏,满洲正白旗。他的父亲曾以归顺之功得以娶努尔哈赤的女儿为妻,因此,事实上他与顺治帝为姑表兄弟。尽管他所立战功太少,但因为他在多尔袞所领正白旗属下的身份,在多尔袞死后率先揭发多尔袞阴谋篡逆,反戈一击,大受顺治帝和皇太后的赏识。此后又在湖南、湖北大败抗清义军,被提升为领侍卫内大臣。因此成为正白旗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籍隶满洲镶黄旗的遏必隆,姓钮祜禄氏,是清朝开国功臣,“五大臣”之首的额亦都的第十六子。在明清争夺辽西及洗劫中原的军事行动中多次立功。因反对多尔袞专权,被剥夺官爵牛录,抄没一半家产。顺治帝亲政,他不甘沉沦上书讼冤被起用,先后封一等公,升任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

鳌拜与遏必隆同旗,姓瓜尔佳氏。为清初开国功臣费英东的侄子。在清朝初年,鳌拜堪称一员不可多得的战将。几乎所有重大战事都曾领兵参与,以身先士卒、骁勇善战立大功无数,有“勇士”(满语称:“巴图鲁”)之称。皇太极死后,誓死主张立其子为君,因而积怨于多尔袞,被三次论死,只因功高而幸免于难。多尔袞死后,命为议政大臣,进世袭二等公,又升任领侍卫内大臣。

由此可知，这四个异姓大臣被委以重任，主要是因为这四人不仅都是皇帝亲领的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家世显赫、屡建勋劳的功臣，因而在本旗有一定的影响力；也因为他在支持皇统继承，反对多尔袞专权擅政的重大政治事变中，旗帜鲜明、态度坚决，甚至因此受到迫害。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三人任领侍卫内大臣，掌握着全部宫廷侍卫的指挥权，一个为内务府大臣，总领全部宫廷事务。这种安排确实是煞费苦心，又万般无奈的慎重选择。这是太皇太后又一次面临幼君登位，半生风风雨雨的经验 and 智慧的安排。她已保住了儿子的江山，现在她又要为使孙子安然于位，含悲忍泪，借用儿子的亡灵有秩地导演出一幕群臣宣誓效忠的场面。

四大臣唯恐变革旧制引起诸王口服心不服，所以在将遗诏奏知太后当众宣示之后，便立即对下五旗诸王贝勒等明确提出这一问题。索尼等跪告说：“今主上遗诏，命我四人辅佐冲主，从来国家政务惟宗室协理，索尼等皆异姓臣子，何能综理？今宜与诸王贝勒共任之。”其实诸王贝勒对此种安排也难免心怀不满，但以往皇位传承之际争杀流血的恐怖早已令人不寒而栗。一言不慎，便可以违背先帝遗诏之罪而立招杀身之祸。更何况当此大局已定之时，宗室之间也各有盘算，谁肯妄动，以当乱臣贼子之名。因此都很客气地表示：“大行皇帝深知汝四人心，故委以国家重务。诏旨甚明，谁敢干预。”尽管如此，四人仍心怀顾忌，再奏请太皇太后，回答仍是肯定的。到这个时候，已没必要虚情假意，四人压抑着激动兴奋的心情接受了辅政之职。当即向皇天上帝，在顺治灵前宣誓就职：

“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遗，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帝大恩，若复各为身谋，有违斯誓，上天殛罚，夺算凶诛。”